

凤歌◎著

八国合一，画像谜底徐徐揭开；绝代宗师
破关而出，灭世神器初露鳞爪；西城八部
凋残零落，东岛三百年基业亦覆亡在即！

Cang Hai

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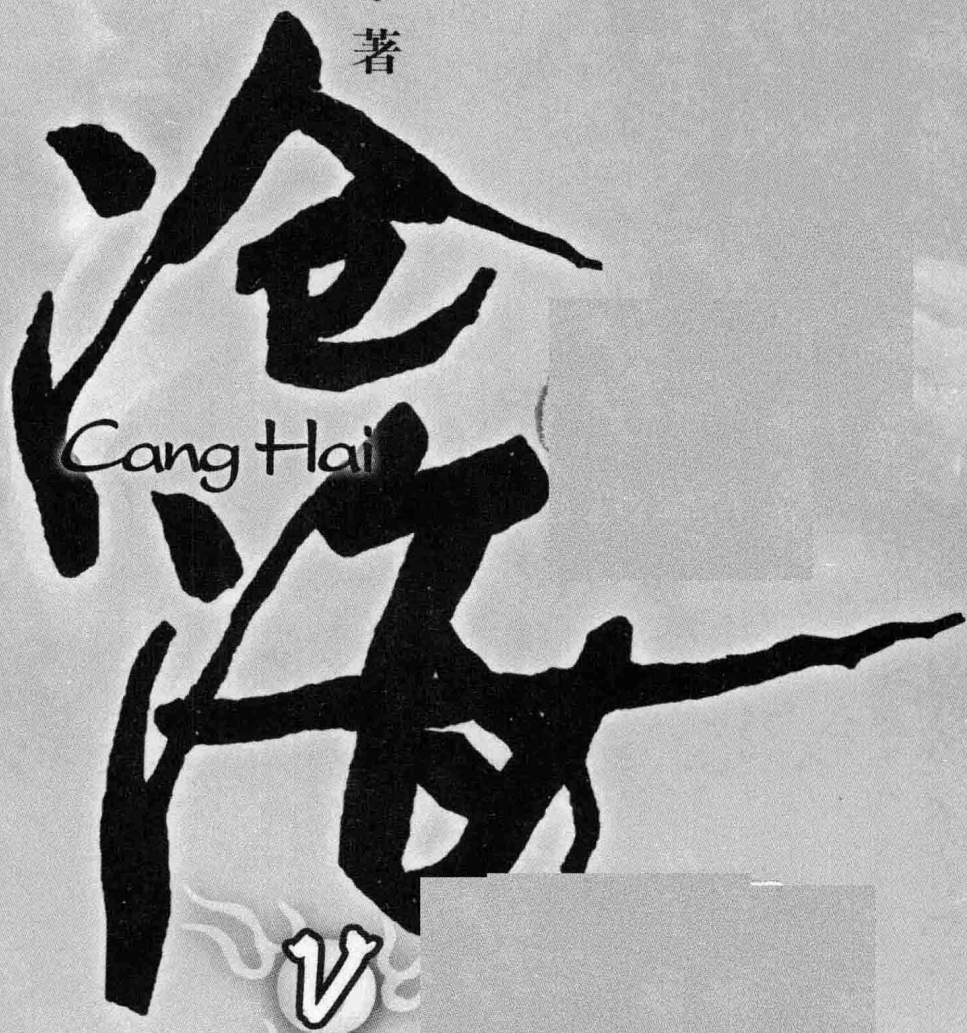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◎ 凤歌 · 著

沧 海

Cang Hai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. V / 凤歌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11

ISBN 978-7-5366-8540-6

I. 沧… II. 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67371号

沧海 V

CANGHAI V

凤 歌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于 桐

责任编辑: 饶 亚 罗 乐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装帧设计: 引文馆 · 闫薇薇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70mm × 970mm 1/16 印张: 16.5 字数: 230千字

200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0 000

定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CONTENTS 目录

1 婚变 (续)

10 无能胜

26 人间世

44 兄弟

65 入团令

91 鸳鸯阵

111 临江斗室

135 周流六虚

159 决战

180 鱼水

204 王座

235 情义

108年07月08日

目录



婚变(续)

见他吐血，众人好不惊奇，议论纷纷，就在这时，忽听庄外锣鼓声喧，喇叭高唱，乐声中透着几分喜气。一个庄丁神色慌张，快步奔到堂前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。”沈舟虚道：“慌张什么？”

那庄丁道：“庄外又来了一支送亲的队伍，花轿鼓乐，一样不缺，直往山庄里乱闯。问他们做什么，他们，他们说……”忽地瞟了沈秀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沈舟虚不耐道：“说什么？”

那庄丁似哭似笑：“他们说，是给少爷送新娘子来了。”

“胡闹！”沈舟虚脸色陡沉，“新娘子不就在堂上吗？”问答之际，庄前人群骚动，让出一条道路，十来个仆婢、轿夫拥着一个吉服女子，娉娉袅袅向喜堂走来。

沈舟虚眉毛挑起，沈秀却是按捺不住，一个箭步蹿下婚堂，厉声道：“哪儿来的臭贼，胆敢消遣沈某？”话音未落，那新娘嚶哼一声，掀开盖头，媚声道：“沈公子，你好没良心，就不认得奴家了？”

沈秀定神一瞧，心中咯噔一下，雪白额头渗出密密汗珠。敢情这女子是他在南京私宅中偷养的情人，此女原是青楼女子，全无礼数，此时趁机掀起盖头，左顾右盼。

沈秀心念疾转，蓦地将脸一沉，高叫道：“哪来的野婆娘，谁认得你了？”那女子见他一反往日温柔，声色俱厉，顿时心中委屈，双眼一红，滚下泪来：“不是你让人来说今日娶我入门么？怎么，怎么突然又不认了。”沈秀双眼喷火，若非众目睽睽，定要将这女子拽过来，狠狠抽上两个嘴巴，当下

婚变(续)
3

奔入庄内，发乱钗横，盖头红绸早已不见，看到沈秀，齐叫一声“公子”，争先抢来，拉住沈秀大呼小叫，各诉委屈。

商清影益发吃惊，问道：“秀儿，你不认得她们，她们为何认得你？”沈秀无言以对，猛然用力一甩，将那两名女子摔倒在地，二女见他如此绝情，均是号啕大哭，边哭边骂。

这时阴阳怪气的声音又道：“这下五个了，该叫什么？”沉闷的声音道：“五福临门如何？”阴阳怪气的声音呵呵笑道：“果真是五福临门，好福气啊好福气。”

沈秀怒极，向人群中厉声道：“哪儿来的狗东西，给你爷爷滚出来？”不料他一发话，人群复又寂然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哪儿分辨得出。

沈秀正想再骂，孙贵快步走近，在他身边耳语两句，沈秀脸色煞白，两眼努出，盯着孙贵，意似不信。孙贵叹一口气，默默点头。沈秀忙转身道：“爹，妈，我有点儿小事，出庄一趟。”商清影满腹疑窦，欲言又止。沈舟虚忽地冷哼一声，高叫道：“就在这里，哪儿也不许去。”目光一寒，逼视孙贵，徐徐道：“发生什么事？从实招来。若有半字欺瞒，你也知道我的家法。”

孙贵浑身打个哆嗦，扑通一声跪倒，颤声道：“外面，外面还有五支送亲队伍，都被小的拦住，不让进来。”

沈舟虚冷哼一声，缓缓道：“让她们全都进来。”沈秀失声叫道：“爹爹。”沈舟虚咬着细白牙齿，狞笑道：“破罐子还怕摔么？”沈秀见他神情有异，顿时噤声，退到一旁，惶惑已极，只觉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恨不得脚下便有一条地缝，一头钻进去也好。

不多时，孙贵引着五个吉服女郎鱼贯而入，其中一女腰腹粗大，已然身怀六甲。沈秀只看得目定口呆，敢情这先后九名女子，无一不是他在东南各地私养的情人，照他的如意算盘，九女各处一方，最好分而治之，近的朝秦暮楚，无日无之，远的数月一会，淫情更浓。沈秀盘桓其中，不减帝王之乐。

此事至为隐秘，即便沈秀的贴心奴仆，尽知九女住所的也没有一人。但不知是谁神通广大，竟在这个紧要关头让九女齐聚此地。沈秀慌乱之下，认也不是，不认也不是，心中难过到了极点。不料人群中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又叫道：“这下好啦，十人凑齐，沈公子一天娶十，羨煞旁人。”闷声者

道：“这就叫做十全十美呢。”前者嘻嘻笑道：“哪儿有这样的好事，我看这叫十面埋伏，楚霸王拔山扛鼎，也是抵挡不住。”

沈秀敢怒不敢言，忽听沈舟虚冷笑一声，慢慢道：“二位何必藏头露尾，不妨出来一见？”人群中寂静时许，忽听头顶上有人噗哧一笑，扬声道：“张甲，刘乙，沈天算叫你们呢？”众人大吃一惊，抬眼望去，但见不知何时，头顶屋梁多了一人，头戴斗笠，左腿下垂，右脚搁在梁上，半躺半坐，举着一只红漆葫芦，对口长饮。

忽听两声长笑，人群里走出两人，一高一矮，一起向沈舟虚施礼，高的阴阳怪气道：“小的张甲。”矮的闷声道：“小的刘乙。”张甲笑道：“方才的话都是梁上那位老爷教的，沈天算不要见怪。”

沈舟虚知他二人以甲乙为号，必是假名，又见二人气度渊沉，分明都是武学高手，略一沉默，向那梁上男子笑道：“敢问足下尊名？”梁上那人笑道：“我姓梁，号上君。”

沈舟虚淡然道：“你弄出如此闹剧，莫非与我沈家有仇？”梁上君笑道：“仇是有点儿，但我这次来，却是主持公道。”沈舟虚道：“何为公道？”梁上君道：“这九个女子都是沈公子的相好，同床共枕，亲密无比。既要娶亲，就该一并娶了。如不然，岂非始乱之，终弃之，败坏了你沈天算的好名声。”

沈舟虚道：“你说她们都和小儿有染，可有凭证？”梁上君道：“要凭证么？这个好办！”当即哈哈一笑，扬声道：“你们九个，谁能说出凭证，谁就能和沈公子成亲。”

“有！”九女纷纷抢着道，“公子胸前，刺了一个‘渐’字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沈秀脸色惨变，“梁上君，你唆使她们诬陷本人，天理不容。来人啊，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。”喝叫未绝，陆渐晃身而上，五指张开，嗤的一声将沈秀胸口衣衫扯了下来，只见雪白胸脯上，果然刺着一个鲜红的“渐”字。陆渐咦了一声，面露讶色。众人更是一片哗然，稍有头脸的宾客纷纷起身，拂袖而去。

沈秀羞怒交迸，反掌劈向陆渐，却被陆渐攥住手腕，沉声道：“这个‘渐’字，谁给你刺的？”沈秀怒道：“关你屁事。”陆渐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手上用劲，沈秀立时痛叫道：“哎哟，妈，哎哟，妈……”

商清影本来心乱如麻，听见沈秀惨叫，又觉心软，锐声道：“放开他，这

字,这字是我刺的。”陆渐瞧她一眼,呆了呆,放开沈秀,走到姚晴面前,说道:“阿晴,你看清这厮的面目了吗?随我走吧,呆在这儿,徒自受辱。”说罢不由分说,攥住姚晴皓腕,步履如飞。姚晴身不由主,跌跌撞撞,跟在他身后。二人出门,竟无一人阻拦。

到了庄外僻静处,陆渐方才停下,回头道:“阿晴……”话未说完,素影晃动,左颊重重吃了一记耳光。陆渐愣住,忽见姚晴扯下盖头,恨恨望着自己,秀目红肿,脸上泪痕犹湿。

陆渐怔然道:“阿晴,你,你干么打我?”姚晴咬牙道:“这一下……你欢喜了么?”陆渐道:“我欢喜什么?”姚晴跌足怒道:“你带人捣乱,害我嫁不了人,还出尽了丑。哼,你以为我不嫁沈秀,就会嫁你?”

陆渐黯然苦笑,摇头道:“我不奢望你嫁我。但你嫁的人应该聪明正直,一心一意。沈秀衣冠禽兽,你嫁给了他,哪会有好日子过?”

姚晴冷冷道:“他是三心二意,你就是一心一意?我愿嫁谁就嫁谁,你不是我爹,管得着么?更何况……只要能得到天部画像,别说嫁给沈秀,就是嫁给猫儿狗儿,我也不在乎!”说着说着,眼眶泛红,又流下泪来。

陆渐只觉呼吸艰难,凄凉之意涌上心头,惨笑道:“难道说,那八幅画像竟比你自已还重要,为了天下无敌,你,你宁愿作践自己?”

“那又怎样?”姚晴伸出袖子,狠狠揩去眼泪,“我就要八图合一,天下无敌。怎么?你害怕我厉害了,不好对付吗?”陆渐道:“哪里会呢?你变厉害了,我欢喜还来不及。”

“口是心非。”姚晴冷笑道,“你们这些臭男子,个个喜新厌旧,好色无厌。就像你这傻子,没本事的时候满嘴甜言蜜语,一旦武功好了,就开始三心二意。哼,将来我练成神功,要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将你们这些负心薄幸、自以为是的臭男子统统杀光,一个不留。”说着拂袖便走,陆渐方要追赶,姚晴忽从袖里掣出一把匕首,声色俱厉:“不许上来,再上前一步,我就死给你看。”

陆渐见那匕首抵住白嫩颈窝,不觉又是心惊,又是颓丧,忖道:“她宁可自尽,也不肯见我么?”想到这里,心中酸楚不胜,叹道:“阿晴,你别胡来,我不动就是。”

姚晴深深看他一眼,忽觉心酸难抑,心知再作停留,势必又要哭将出来,忽地冷哼一声,收起匕首,逝如轻烟,飘然去了。



陆渐呆立当地，目视窈窕倩影消失在道路尽头，猛然间眼眶一热，泪如雨落。

伤感之际，忽听啧啧有声传来，陆渐大吃一惊，抹泪望去，忽见一人头戴斗笠，坐在远处树下喝酒。陆渐认出这人正是在“得一山庄”捉弄沈秀的梁上君，不由怪道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梁上君笑道：“什么你呀我的，一点儿礼数都没有，你这么一点年纪，应该叫我前辈才是。”陆渐道：“原来是梁前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地噎住，两眼睁大，死死瞪着梁上君，目光之利，似乎要将那人斗笠洞穿。

梁上君徐徐起身，笑嘻嘻地道：“乖后生，再叫我两声前辈听听。”忽地人影一晃，头上一轻，斗笠已被揭开。陆渐瞪着他倒退两步，满脸不信之色，忽地一声惊呼，上前将他抱住，大叫道：“死谷缜，臭谷缜，你不学好，又来唬人。”叫到这里，不觉喜极而泣。

谷缜见他恹恹地激动，也是眼中酸涩，当下叹一口气：“乖后生，我又不是你的阿晴，你抱我这样紧做什么？”陆渐听得这话，又羞又怒，狠狠给他一拳，骂道：“你不讲义气，既然没死，怎么也不找我？”谷缜眨了眨眼，笑道：“我不是找你来了吗？还给沈秀那小子娶了九个老婆。”陆渐想到方才送亲队伍接二连三的情形，也不由得哈哈大笑，握住谷缜手臂道：“这种缺德主意，亏你想得出来。”

谷缜笑笑，双手互击，从远方树后闪出两人，正是张甲、刘乙。谷缜道：“这二位都是我的伙计，这次为沈秀娶亲，都是他们一手操办。”又指陆渐道，“这位便是我常说的陆爷，还不来见过。”张、刘二人含笑上前，拱手道：“见过陆爷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他二人都是一方大豪，今日随我来此耍宝，真是大材小用。”张甲笑道：“能随谷爷耍宝，应该是小材大用才对。”谷缜笑了笑：“此间没你们的事了，去吧。”二人躬身施礼，默默去了。

陆渐满腹好奇，眼见二人去远，急道：“谷缜，说一说，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谷缜皱了皱眉，“还是去我住处聊罢。”说着走到路口，一拍手，便有仆人牵来两匹骏马，二人翻身上马，疾驰数里，便见一片柏树，霜皮溜雨，枝干秀拔，密林幽处，隐约可见一所精舍。

谷缜下马入林，将近精舍，便听一个脆生生的声音道：“哥哥回来

了。”墨绿影子晃动，谷萍儿奔出门外，见是谷缜，蓦地驻足，噘嘴不乐。谷缜笑道：“萍儿，你来接我吗？”谷萍儿轻哼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接你，我接哥哥。”

谷缜道：“我不是你哥哥吗？”谷萍儿吐出红馥馥的小舌头，做个鬼脸：“才不是呢，哥哥那么小，你这么大，才不是呢。”谷缜神色黯然：“萍儿，你闭上眼睛。”谷萍儿微一迟疑，闭上双眼，睫毛又长又密，宛如两面小扇轻轻颤动。谷缜默不作声，抚摸她细软秀发，谷萍儿娇躯忽地震了一下，颤声道：“哥哥，是你吗……。”

谷缜默默将她搂在怀中，谷萍儿眼里泪水不绝流下，反手抱着谷缜，喃喃道：“哥哥，真是你呀，萍儿好怕，妈妈不见了，你也不见了，萍儿好怕。”说着蓦地张开眼睛，盯着谷缜仔细打量，好奇道：“真奇怪，你的样子不像哥哥，但你抱着我，感觉就和哥哥一样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那是什么感觉？”谷萍儿歪头想想，说道：“暖暖的，软软的，让人心里舒服。”说着又目不转睛盯着谷缜，蓦地双颊泛红。谷缜道：“萍儿，你想什么呢？”谷萍儿道：“我想啊，你生得真好看，比爸爸还好看。”说完咯咯一笑，挣开谷缜，一溜烟奔入精舍，在花圃里采了一朵花，在鼻间嗅着，露出欢喜迷醉之色。

谷缜望着她怔怔出神，陆渐走上前来，叹道：“她的病还没好？”谷缜黯然点头。陆渐道：“那你有何打算？”谷缜道：“她为了我心智丧乱，我自要照顾她一生一世。”陆渐点头道：“理应如此，令尊呢？”

谷缜冷笑一声，摆手道：“不要说他，我不爱听。”陆渐心觉奇怪，又问道：“那么施姑娘呢？”谷缜不作声，步入内室，从桌上拈起一封书信，递给陆渐。

陆渐展开一瞧，素笺上笔迹娟秀，写道：“我误会于君，心中悔恨，念及所作所为，无颜与你相见，从此远游江湖，忏悔罪恶，若遭横祸，均是自取。君冤已雪，必能再觅良配，来日大婚之日，愚女虽在天涯，也必祷之祝之，为君祈福。”信笺后并未署名，水痕点点，宛若泪滴。

陆渐放下纸笺，叹道：“施姑娘几次几乎害你性命，心中过意不去，不好意思见你吧。”谷缜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她欠足了债，就想一走了之？哼，想得天真。她这叫做欠债私逃，哪一天我将她拿住，非让她连本带利，统统偿还不可。”



陆渐道：“她走的时候，你为何不拦着她？”谷缜摇头道：“我醒来时，她已走了。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。唉，傻鱼儿固执得很，认准一个死理，九头牛也拖不回来。只盼九月九日‘论道灭神’之时，她会赶来。”

陆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谷缜道：“那时东岛西城放手一决，双方弟子只要尚在人间，都会前来。”

陆渐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你还没说，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”谷缜苦笑道：“这还不简单么？谷神通根本就没杀我，将我当场击毙，不过是做戏罢了。”

陆渐恍然大悟，然而好不疑惑，问道：“他为何不杀你？”谷缜道：“这缘由他没说明，我也懒得问。但我料想，道理不外两条：其一，他明知我冤枉，但东岛行事，必要证据。既无有力证据证我清白，便亲手行刑，将我击昏假死，以免让我受那‘修罗天刑’，若不然，他人行刑，我必死无疑。其二，他始终认为我罪有应得，但顾念亲情，饶我性命。但无论什么缘故，这人都是大大的混蛋。”

陆渐怪道：“他好意救你，你为何还要骂他？”谷缜道：“他若知我冤枉，当年为何不肯信我，将我打入九幽绝狱受苦？他若认定我有罪，却不杀我，那就是徇私枉法，不配做这东岛之王。再说他这一掌下去，害得萍儿神智丧乱，只凭这一点，我便不原谅他。”

陆渐沉默一阵，叹道：“我却以为，谷岛王对你终是有情的……”谷缜面露不耐之色，摆手道：“不说这个。陆渐，你是否见过我那位师父？”陆渐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谷缜道：“我去过南京官城，不见了树下铁盒。”陆渐从怀中取出财神指环和传国玉玺，放在桌上，将先后遭遇说了。谷缜初时大觉有趣，渐渐露出凝重之色，待陆渐说完，才道：“陆渐，你知道那‘老笨熊’和‘猴儿精’是谁么？”

陆渐茫然摇头：“他们本事很大，想也不是无名之辈。”

“不是无名，而是大大有名。”谷缜双眉紧蹙，“若我所料不差，‘老笨熊’当是山部之主，‘石将军’崔岳，‘猴儿精’却是泽部之主，‘陷空叟’沙天河。”

陆渐心头震惊，怔忡道：“无怪我看那‘猴儿精’与沙天河很像，原来他二人本就是兄弟。但这山部之主和泽部之主，为什么要害你师父？”

“这也是我心中的疑惑。”谷缜站起身来，在室内踱来踱去，越走越快，

面色涨红，眉间透出浓浓忧色。陆渐看得奇怪，忍不住道：“谷缜，你怎么了？走来走去的，叫我眼都花了。”谷缜陡然驻足，一掌拍在墙柱上，缓缓道：“陆渐，你我只怕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”

陆渐吃惊：“什么错误？”谷缜道：“我师父，我师父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欲言又止，脸上露出极大懊悔。





陆渐正要细问，忽听室外谷萍儿欢叫道：“爹爹，爹爹。”谷缜身子一震，箭步抢出门外，陆渐随之赶出，遥见一个宽袍男子伫立花间，谷萍儿拉着那人衣袖，露出痴痴笑意，原来谷神通多年来容貌未变，谷萍儿纵只有六岁记忆，不认得长大的谷缜，却能认出谷神通的样子。谷神通抚着她的头，流露怅然之色。

谷缜面色生寒，大声道：“你来作甚么？”谷神通瞥他一眼，淡然道：“你在天柱山不告而别，又将萍儿带走，我这做父亲的于情于理，也该来看看。”谷缜冷笑道：“我兄妹的事情，不用你管。”谷神通仰首望天，微微苦笑：“缜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的。但你倘若置身这岛王的地位，也会明白我的不得已。”

谷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三年的苦狱，萍儿的疯病，一个‘不得已’就抹得过去么？”谷神通摇头道：“抹不过去。”谷缜道：“既然知道，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们。”

陆渐看他父子二人形同寇仇，颇感痛心，忍不住道：“谷缜，他总是你爹，你再恨他，也是他的儿子。”

谷缜冷哼一声，谷神通却目光一转，凝注在陆渐身上，蓦然间，他眼里闪过一丝惊色，皱眉道：“陆道友，你近日可曾见过什么人？”

陆渐奇道：“岛王这话怎讲？”谷神通目射奇光：“莫非你不知道，有人暗算于你，在你体内藏了一个极大的祸胎。”

陆渐不由一愣，他与谷神通交过手，深知此人的“天子望气术”能够洞

悉天地人三才之气，玄妙无比，他这么说必有道理，可运气内视，又未觉不妥。谷神通忽地摇头道：“这样子觉察不出的。”一晃身，陡然运掌拍来。

掌力压顶，如山如岳，谷神通竟是全力出手，陆渐大惊，急忙挥拳抵挡。拳掌未交，谷神通招式忽变，化掌为指，点向陆渐胸口，陆渐右臂卸开，左掌劈出。

霎时间，二人兔起鹘落，斗在一处，陆渐只觉谷神通招招夺命，若不全力抵挡，必死无疑。一时为求自保，将大金刚神力催到极致。斗到约莫三十来招，陆渐方欲出拳，忽觉奇经八脉之中，各自涌起一股真气，八股真气，便有八般滋味，轻重麻痒酸痛冷热，而且变动不居，上下无常，寇仇一般互相攻战。陆渐气机受阻，眼望谷神通一掌飞来，自己这一拳却停在半空，送不出去。

就在这时，谷神通忽地缩手，飘然后掠，负手而立，谷缜从旁瞧着，就似方才一阵全是幻影，谷神通站在那儿，一直不曾动过。

陆渐得暇，沉心运气，大金刚神力所至之处，八种真气方才消散，缩回奇经八脉，仿佛从来未有，陆渐真气在奇经八脉运行数周，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。


谷神通摇头道：“陆道友，这祸胎名叫‘六虚毒’，隐藏奇经八脉之中，平时循环相生，与你自身真气同化，任你如何运劲，也不会发作，但若遇上同等高手，生死相搏，功力催发到极，便会突然发作。那时候，八劲紊乱，互相冲击，终至于真力受阻，大败亏输。”

陆渐脸色微变，心念数转，猛地想起一个人来，失声道：“难道是他……”谷神通接口道：“那人是否高高瘦瘦，面容清癯，左眉之上有一点朱砂小痣。”陆渐听他说的模样与若虚先生一般无二，心中惊奇，连连点头。

谷神通目光星闪，沉声道：“他在哪儿？”陆渐摇了摇头。谷神通低眉沉吟，倏尔苦笑道：“劫数，劫数。”说到这里，抬起头来，望着天际流云，怔怔出神。

陆渐心中不平，寻思：“我救了若虚先生，他怎么还要害我？”这时忽又听谷神通说道：“陆道友，你怎么被那人种下六虚毒的。”陆渐一时不忿，便将助若虚先生脱劫的事情说了，愤然道：“我一心帮他，他为何还对我下此毒手？”

谷神通露出一丝苦笑，叹道：“当年我也料到他或许没死，但囿于誓



言,不能出岛寻他。他那天劫极难解脱,要么终身不能动武,要么便须将心魔一分为二,分由两人承担。这‘分魔’之法艰难无比,我也只是耳闻,不曾想当真被他练成。然而即便练成‘分魔’,若无适当人选代他承受那一半心魔,仍是不能脱劫。那人神通盖世,所生心魔也是天下无双,虽只一半,寻常高手与之遭遇,势必随他入魔,经脉爆裂而死。唯有‘炼神’高手,心志坚固,百魔降伏,方能助他御劫。鱼和尚死后,‘炼神’高手唯有谷某,我和他仇深似海,怎会帮他?只不料你也达到炼神境界,一念之仁,助他逃出生天。看起来,老天爷尚未厌倦争斗,仍是在他一边呢!”

陆渐隐隐猜到几分,只觉心跳越来越快,几乎无法呼吸,忍不住道:“谷岛王,你也,你也认得那人?”

“怎么不认得?”谷神通苦笑道,“他是我平生死敌,连我这‘谷神不死’的绰号,都是拜他所赐。”

陆渐倏地全无血色,脱口道:“西城之主,万归藏!”

谷神通默默颌首,但见陆渐怔忡失神,知他心中懊悔,便笑了笑,温言道:“你也无须自责。此人出世,机缘奇巧,足见乃是天意。圣人云:‘坚强处下,柔弱处上’,天道自来不爱强大,眷顾弱小,既令万归藏这等强人出世,也必有克制他的法子。万归藏也不是一介勇夫,深谙天道,谋虑深远,因此缘故,才会恩将仇报,在你奇经八脉中种下‘六虚毒’,防患于未然。”

陆渐奇道:“他防我什么?”谷神通道:“万归藏与我炼神之时,均是年近三十。而你年方弱冠,便已登堂入奥,前途岂可限量?假以时日,必是万归藏的劲敌。此人杀伐决断,冷血无情,若非他自顾身份,又感你御劫大恩,只怕脱劫当时,便不容你活命;据我私心猜测,他当时虽不杀你,也要防范将来,故而才将‘六虚毒’潜伏在你体内,来日你若与他为敌,交手之际,牵动毒气,必然死在他的手里。”

陆渐呆了呆,寻思:“传说万归藏杀人如麻,满手血腥。倘若他此番出世,仍不悔改,却又如何是好?”想到这儿,猛然抬起头来,说道:“谷前辈,这‘六虚毒’可有解法?”

谷神通看出他的心意,眼中闪过一丝欣慰,颌首道:“人算不如天算。倘若你一无所知,‘六虚毒’自然祸患无穷。但万归藏决想不到你会遇见我,更想不到谷某的‘天子望气术’能够洞悉六虚,看破他的阴谋。道心惟微,无法不破,既有六虚毒气,自也有破解它的法子。”说到这里,谷神通蓦地住口,眉

头微皱，陆渐急道：“什么法门，还望前辈相告。”谷神通盯着他，缓缓道：“你真的不怕万归藏？”陆渐道：“倘若他一味杀人，我拼了一死，也要阻拦。”

谷神通摇头道：“阻拦此人，谈何容易。他外表冲和，内心冷酷，与他为敌，既不能逞强好胜，也不能有半点儿妇人之仁。”他瞧陆渐神色迷惑，心中暗叹，续道：“所谓‘六虚毒’，其实就是万归藏修炼的‘周流八劲’，这八种真气互相生克，既能伤敌，亦会伤己。万归藏练成‘周流六虚功’，自有能为驾驭八劲，别的人不知其法，‘八劲’入体，自相攻战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万归藏若要惩戒某人，只需将真气注入那人经脉便是。若要那人多些痛苦，便多给真气，要不然，便将少许真气注入对方经脉，神鬼不觉。因此道理，破解之法也很简单，你只需依照我教你的法子，将奇经中的八道毒气找到，逼成一个气团，再找一个活人，以大金刚神力将气团逼入他小腹‘丹田’。毒气离体，‘六虚毒’自然解了。”

陆渐吃惊道：“这个法子，岂不是损人利己？”

谷神通道：“你可去大牢里偷出一名罪大恶极的死囚，将真气度入他体内。”

陆渐想了想，迟疑道：“除了这个法子，还有别的法子吗？”谷神通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见陆渐仍是犹豫，不由暗叹：“这孩子太多拘缚，即便武功胜过万归藏，也不是那人的敌手。”想着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取舍由你，我且传你内照逼气之法。”他与万归藏多次交手，深谙“六虚毒”的奥妙，当下口说手比，说出心法。陆渐神通已成，领悟极快，须臾便寻到奇经八脉中的毒气，运劲裹成一团，但觉那真气随聚随散，永无定质，尝试逼出，但每到指端，即又缩回，如此再三，终于明白谷神通所言非虚。但如此损人利己的阴毒法子，陆渐自忖无论如何也无法使用。

陆渐与谷神通对答之时，谷缜始终愁眉不展。陆渐心知他得知师父竟是本岛大仇，一时极难接受，但眼下谷神通在侧，倒也不便劝慰。

谷神通教完陆渐解毒之法，默然一阵，忽道：“缜儿，随我出去走走好吗？”谷缜抬起头来，方要拒绝，陆渐已道：“谷缜你只管去，有我看着萍儿，包管无事。”谷缜不料他抢先说出借口，瞪他一眼，暗骂此人多管闲事。眼见谷神通转身便走，心方犹豫，却被陆渐推了一把，说道：“快去，快去。”谷缜张口要骂，但望着陆渐，又觉骂不出口，只好一撇嘴，怒哼一声，随谷神通走出院落。